

舊陰謀与新花樣



張 陶 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28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版

版權所有

舊陰謀與新花樣

每冊實價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照章)

編者 張 陶

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總社

重慶臨江門城街十六號

總經理 文 信 書 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舊陰謀與新花樣目錄

- 一、中共的寄生政策
- 二、陰謀與繁殖
- 三、暴動與屠殺
- 四、「鬥爭」乎？叛亂乎？
- 五、中共轉變了
- 六、抗戰旗幟掩飾下的中共
- 七、新四軍叛變事件
- 八、層出不窮的新花樣
- 九、結語

舊陰謀與新花樣

二、中共的寄生政策

當寄生蟲的卵隨着生水，鮮果或其他食物之類混入了口腔，是很不容易被發現的，但是因爲人體的適宜的溫度和豐富的養料，寄生蟲便很快地滋長而危害到人體的健康了。

我們要知道中共是怎樣混入中國國民黨的肚皮裏，開始他的寄生生活，先來檢查一下中共的歷史：中共在正式成立以前，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常時所討論的只是些理論，並沒有談及實際的問題。會員也只有陳獨秀，陳望道等數人。民國九年第三國際派代表威金斯克來中國，於是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開始和第三國際發生關係。到了民國十年，第三國際批准成立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才有了呼吸。中共成立之後，第一步工作就是儘量招收黨員擴充組織，但是中共成立了一年多，用去盧布二十餘萬，僅僅招得六十餘名黨員，直到民國十二年，中共黨員的總數不過三百餘人，這可以證明中共的主張怎樣不適合。

中國的國情，中共的基礎是怎樣的脆弱了，常時中共看到中國國民黨有八、十萬黨員的潛在勢力，有三十多年的革命歷史，相形之下，更覺得自己的渺小，前途的黑暗，非寄生在國民黨的肚皮裏，便不能存在，所以在十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杭州會議在第三國際代表達林的指導之下通過了，加入國民黨的原則。次年一月第三國際代表越飛來華，謁見中國國民黨總理中山先生，正式提出「容共」的要求，經過數度的談話，才於一月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宣言，其中關於容共問題，作以下的聲明：「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等到十二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更具體地決定了中共的「寄生政策」，其內容大致如下：

- 一、共產黨應領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 二、共產黨應於國民黨革命運動歷史上的經驗，承認其爲革命運動的中樞。
- 三、承認中央委員會杭州會議的決定，共產黨員個別加入國民黨。

四、特別注意廣東國民黨統治下的工作，利用國民黨政的掩護，竭力發展工農羣衆運動。

由以上幾點可以看出來中共當時雖然宣布服從三民主義，承認國民黨爲「革命運動的中樞」，而實際上並未放棄「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野心」；而其所以要加入中國國民黨，實在是「利用國民黨政治的掩護，竭力發展工農羣衆運動」，這種包藏禍心，陰謀詭計，真是昭然若揭。但是總理以一種革命的精神，博愛的心腸，看到中共的危機不惜加以極救，予以庇護，希望他們真誠地實行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共同參加革命運動，才決定容其並且是根據，嚴格的條件的。等到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實行改組，一月二十日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入黨，至此中共份子，便化整爲零，一個個變成寄生蟲的細晚，進入國民黨的腹中了。中共份子加入國民黨，實在是中共成立以來最大的成就，因爲他在國民黨的政治的掩護和財政的幫助之下，仍然保存着一個黨的形式和實質；同時並順利地發展了黨和外圍團體的組織力量，凡是國民黨力量所及的地方，中共的力量也都達到了。這和寄生蟲的活動方式是定全一樣的。一方面可以吸收母體的血液以爲養料，

方而又可以母體爲掩護，而避免外界的襲擊，這種寄生政策，就是中共的光榮的歷史。我們可以概括地總一句：中共的寄生生活的開始，也就是中共的陰謀的開始。中共達到了寄生的目的以後，怎樣在國民黨肚皮裏攪擾，陰謀破壞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一、陰謀與繁殖

並且中共份子張浩在「黨的策略路綫」一書內，曾把中國革命強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第二階段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第三階段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九月，第四階段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以後。並說明第一階段的戰略是打倒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肅清封建殘餘，其策略則爲「加入國民黨，用公開的活動，在各處組織各項公會，學聯會，商協會，農民協會，用總罷工罷市舉動的手段，來進行革命；用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口號，來鬥爭。」第二階段的戰略是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消滅其統治的武裝。策略是：「用赤色恐怖實行階段鬥爭，鼓動階級仇恨到達最高點，實行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稅，組織鼓動兵變農民暴動工人罷工等組織而鬥爭，用這些組織的口號來鼓動。在白色區域，

用秘密的組織形式來宣傳鼓動罷工，罷課，兵變，民變來鬥爭。」第三階段的戰略（與第二期同），策略是「打倒國民黨，打倒××××××××，消滅賣國軍等口號，並將中華蘇維埃，改爲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下略）由中共的革命階段論看來，中共之投入國民黨，自始就毫無誠意，始終是陰謀破壞，對於中山先生與越飛聯合宣言：「孫逸仙博士認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已經完全拋棄了。中共加入國民黨，曾對三民主義表示擁護，對國民黨的領導表示服從，其實這一切都是中共的手段，爲了達到寄生於國民黨的目的，所以不惜甘言蜜語，口是心非。所以剛剛加入國民黨，中共就來了二個「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問題的決議。」把這一切陰謀詭計都和盤托出了：「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具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建立強大的羣衆及共產黨之基礎。」這實在就是說明中共雖然竄入國民黨的肚皮裏了，仍然要保存生虫的本質，並且要盡量吸這母體的血液，養分，來擴大，來繁殖，直待母體被破壞盡淨了，就脫離母體，取而代之。這

種偷天換日的篡取國民黨的地位的陰謀，狠毒是狠毒極了，而其卑污下賤也早就喪失了革命黨的資格了。當時主持中共的陳獨秀氏曾經定了分散國民黨力量的三項原則，更具體地說明破壞國民黨的組織，動搖國民黨的地位的詭計。這三項原則是：

第一：對國民黨的黨員取分化，挑撥，吸收，和各個擊破的策略；

第二：對國民黨主義妄加曲解，暗示國民黨及民衆懷疑和批評；

第三：對國民黨組織，企圖操縱中央機構，並奪取下層組織。

中共根據這三項原則，便開始施展身手，在國民黨內部攪擾。搗亂肆無忌憚。而這三項原則，我們試加分析，其作用在消極方面，就是分化國民黨的內部，攻擊國民黨的中央領袖；在積極方面就是繁殖中共的黨員，擴充中共的實力。我們試就這兩方面加以檢討。

分化與攻勢 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有所謂政綱與新策略的決定，主要的是加強在國民黨中的黨團組織，使國民黨實際上成爲共產黨的外圍團體，爭取國民黨中，重要幹部爲共產黨的同情者。而在中共的黨員須知中，更對分化策略作如下的指示：「把國民黨中工人農民乃知識階級的急進份子結成左派，宣傳國民黨中的官僚政策資本家爲右派，而指出左

派份子在廣東和大商人買辦階級及地主合作的錯誤傾向。」在這種分化的陰謀的進行中，「選定了汪逆精衛做爲傀儡，捧汪逆爲左派的領袖。而把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都稱爲右派中，汪逆也就甘心受中共的利用，遂至造成黨內的分化，而得遂中共的企圖。在中共十六年區秘通信十四號中有這樣的記載：「現在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兩點：（甲）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CC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聯合進行；（乙）所謂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以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幫助他們。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現在我們要去領導他們。」幕後的把戲，已經揭開了，汪逆大概現在也可以明白當時是怎樣受中共的愚弄了罷？中共分化策略既已得售，遂進一步利用汪逆作工具，對國民黨的中央領袖，實施攻擊。首先奪取胡漢民先生代理大元帥的職權，而捧汪逆爲國民政府的主席，第二步更將廖仲愷先生暗殺，更於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發動中山艦的事變，企圖襲擊資埔，破壞國民黨武力的根據，以顛覆國民政府。幸賴當時蔣總裁的明斷，中山艦事件一開始就失敗了，而中共的陰謀也就破露了。

中共加入國民黨後，就力想操縱國民黨的上層，以擴充自己的實力，在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中共在該黨閥運用之下，獲得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的，有瞿秋白，毛澤東，張國燾，于方舟，于樹德，韓麟符，李大釗，及林祖涵等，并且掌握了中央黨部的組織。農民二部，中共便趁此機會，來擴充其下層組織，繁殖其黨員，并且竊用國民黨名義，先後組織了上海，青島兩地日本沙廠的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數達五萬以上。又操縱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廣東農民協會，中共的黨員，因此繁殖到將近三千人，等到五卅慘案發生，中共更抓住了一個絕好的繁殖的機會。五卅反帝民族運動，原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并且在其物質和精神的援助之下，擴大起來的，中共經過在國民黨內的黨團作用，獲得了操縱控制的實際，遂擴大宣傳，以造成運動的高潮，更利用這高潮以組織羣衆，又從羣衆中，尤其是青年學生，工人中，大量吸收黨員。經過這一次運動，中共的黨員已經繁殖到一萬多人了這實在可稱為中共的黃金時代，中共的氣燄，雖然盛極一時，但仍未改其養生蟲的面貌，不過已經在母體蠕蠕而動，要極取而代之以了，十五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二百餘人中，二重黨

籍的中共黨員佔到百人以上，在大會內秘密組織黨團，操縱選舉，結果中共黨員的重要活動份子，多數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九人中，中共黨員居其三，中央黨部秘書處及組織宣傳兩部，均爲中共份子獲得，其餘各部爲農民，工人，青年，婦女，海外各部，實際上也爲各該部中共份子秘密所把持。

我們綜合看來，中共自從竄入國民黨肚皮裡，自幼蟲發展到成蟲，漸漸危害到母體的安全，這一切破壞搗亂的陰謀，已引起國民黨的警覺和防範，自從中山艦事變發生，國民黨便知進不能再事容忍，更不能不採取適當的防範的措置，所以蔣總裁就在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席上，提出整理黨務案，不過當時只是予中共以警告，爲了整個革命的前途，對中共仍有愛護包容之意，但是中共執迷不誤，變本加厲，直待清黨運動發生，才將這條爲害無窮的寄生蟲清了出去，中共便變成了無主的游魂，不得不走上暴動和屠殺的道路了。

三、暴動與屠殺

舊陰謀與新花樣

中山艦事件的發生，就是中共破壞革命的陰謀的暴露，等到中山艦事件解決後，國民黨爲了適應全國的革命高潮，決定出師北伐，以打倒軍閥，完成革命，中共因爲中山艦事件新受打擊，內部亟待整理，同時畏懼國民黨軍事實力的發展，而對中共的前途感到嚴重的威脅，所以對北伐運動，不惜百計阻撓，一方面由陳獨秀在「響導」上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以準備不充足爲理由，反對北伐，一方面并策動廣州兵工廠工人罷工，並組織廣東各縣農民抗租稅的風潮，以爲響應，但北伐軍終於誓師出發了，中共見計不得售，便又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喊出資助北伐，擁護北伐的口號，并且實行參加北伐。但這並不是中共對於革命運動有所覺悟，而是策略上有所變更。所以在出發之初，中共便奪取了總司令部政治部的地盤，由中共份子鄧演達擔任主任，因此其他中共份子便得滲透到革命軍的各階層中，宣傳鼓惑，發展中共的實力，並隔絕了革命軍與民衆結合的道路。當革命軍進展到長江流域的時候，中共更在後方陰謀阻撓，斷絕革命軍的接濟，使北伐軍事蒙受最不利的影响，幾至功敗垂成。又在武漢舉行所謂國共聯席會議，竊奪中央政府的大權，於是更進一步要想推翻國民黨。當時武漢的局面混亂到極點，國民黨的地位，也危險到極點了，國民黨的忠

實同志，對中共的陰謀暴行，無不痛疾首，因此中共不能不採取斷然手段，實行清黨，清除黨內外的中共份子，清黨運動一發動，立刻由上海，南京，傳播到廣州，江西，湖南等處，而中共的組織，立刻土崩瓦解了。這就好像患蛔蟲的人吃了一服山道寧，腹裏的蛔蟲便一條條的被打出母體，完全失去活動的能力了。

中共受了這個致命的打擊，已失去了國民黨的掩護，不得不露出原形，一面在全國範圍轉入地下狀態，一方面實行武裝暴動和蘇維埃運動，開始了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悲慘事業了。

中共的暴動蘇維埃時期開始於所謂「八七會議」。在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中共首先發動南昌暴動，在南昌召開會議，仍舊竊取國民黨的旗幟，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但是暴動發生後，南昌立即被革命軍包圍，處於不對的狀態，於是國際代表在漢口召集緊急會議，這就是「八七會議」。「八七會議」中正式提出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而走上了暴動與屠殺的道路。這完全是中共份子獸性的發展，犧牲了無數的生靈，破壞了無數的財產，而使中國革命遭受不可估計的損失，以致招致強寇的入侵，這

些罪惡，中共份子是无法可以否認的。中共的覺悟份子張國燾氏在他的「告國人書」中，曾經明白指出中共的錯誤，他說：「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採取蘇維埃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而言，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它已犯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中共是始終站在國民革命的敵對地位，而進行其一貫的陰謀。

在「八七會議」以後，於九月八日，由中共份子張兆豐率領一支土匪性的軍隊，首先發動了「西湘」收暴動，「曾經佔領了湘東平江，瀏陽，萍鄉，醴陵，株州等重要縣份，湖北蒲圻，咸寧，通城等地，也發動了若干武裝農民的暴動，但是不久這些烏合之衆，都被革命軍擊潰，暴動也就不動了繼之而起的是「海陸豐農民暴動」，「廣州暴動」，江浙兩省的小規模的暴動，都因為遭遇革命軍的彈壓，完全失敗了。中共的暴動政策，實際上就是殺人

放火政策。當秋收暴受了挫折，當時中共的總書記瞿秋白認為是幹部執行不堅決所致，並且認為革命是流血的戰爭，不能稍有仁慈的態度。於是下令屠殺，引起了湘東一帶農村的極度混亂，當時民間流傳着「殺殺殺，同志殺同志的頭」，「燒燒燒，同志燒同志的屍」的謠言。中共的暴動政策雖然曇花一現似的失敗了，但是暴動政策所造成的嚴重的損失，中共都無暇估計了。單就廣州暴動而言，據廣東省政府調查，被焚街道三十七條，店舖九百八十六間，民房一千五百一十三家，損失達三千萬元，呈報被搶物件一千五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件，已查明之死者共二千三百二十餘名。此外在兩湖秋收暴動中損失更大，民衆因而受害者二十餘萬人，此外海陸豐暴動和其他各處暴動的損失，更無法統計。我們試打開當時的血的圖畫，或是令人傷心慘目，連中共份子張浩竟也偶發天良，說出一「運動期間，殺燒太重太殘，使一切人畏懼」的話來了。中共暴動政策結束以後，開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經過十八省二百餘縣，「紅軍」過處，就在地圖上畫下一條血路，「紅軍」之所以「紅」者，都是民衆的血水染紅的。據申報的統計，鄂豫皖邊區二十三縣的損失如下：

1、屠殺人數一，五六三，五〇〇人

- 2、流亡人數 一、一八三，五三〇人
 - 3、毀屋間數 二，四三三，三四三間
 - 4、牲畜損失 二，七二五，〇七五頭
 - 5、財產損失 一，二三〇，四二三，五〇〇元
- 又據江西黨部整理委員會公布，自十七年致二十一年全省六十一縣的損失如下：
- 1、屠殺人數 四三一，七五〇人
 - 2、流亡人數 六八八，五三二人
 - 3、焚毀房屋 三四九，七四三座
 - 4、財產損失 四四二，五二九，一一〇〇元

上面的統計，不過是十八省二百餘縣中的小小一部份罷了，如果「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豐功偉績完全統計出來，那個數字更不可想像了。總之，中共在這個時期裏已經由國民黨肚皮裡的一條蛔蟲，變成了一頭兇猛的毒蛇，它爬行了大半個中華民國的地圖，它吸去整個中華民國的精髓，其瘋狂和醜惡的程度，遠過於歷史上的黃巢李闌。如果沒有中共的搗亂，我